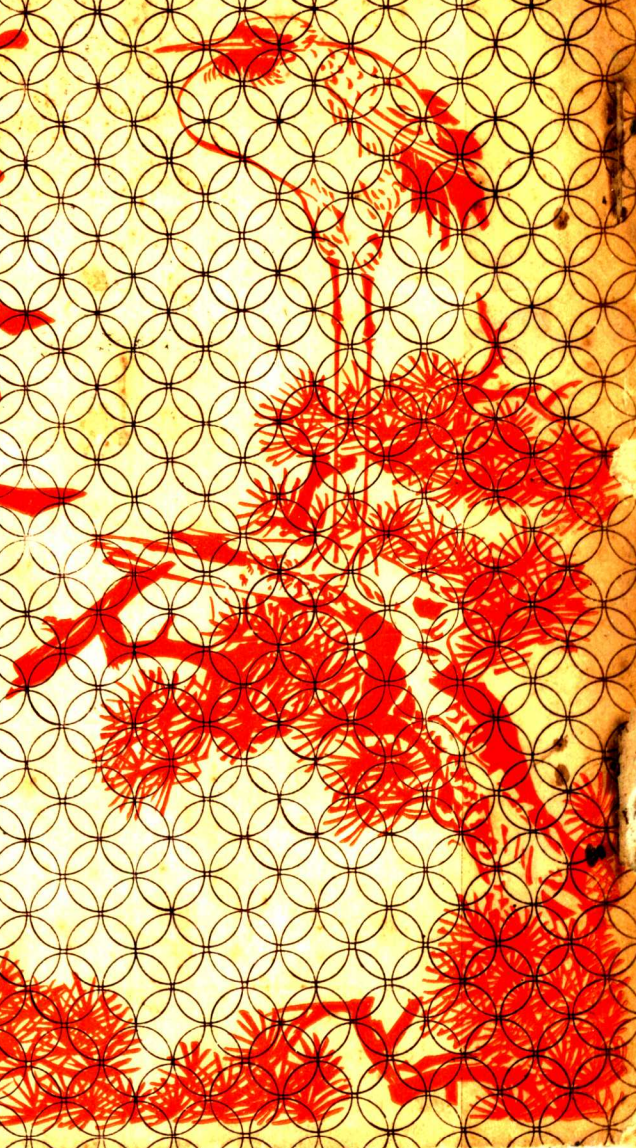


張翁文史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七年十一月四日
民國七年十一月四日
刷印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香港 汕頭 廈門 福州 貴陽 雲南 柳州 桂林
石家莊 濟南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湖北 湖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四川 陝西 甘肅 山西 綏遠 察哈爾 熱河 遼寧 吉林 黑龍江 山東 河南 湖北 湖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四川 陝西 甘肅 山西 綏遠 察哈爾 熱河 遼寧 吉林 黑龍江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潤 文 者
校 訂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所

上海 福州 轉角路

英國却而司迭更斯
常 小 天 董 中 中 中
覺 蝶 生 薌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虛 哲 我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旅行笑史）全二冊
定價銀五角五分

旅行笑史下冊

第九章

晚餐具矣。酒瓶排列滿案。玻杯爲燈光所映。其中現無數小燈光彩。瑩然諸人咸御白色飯襦。微以刀匕叩案作聲。以俟餐至。蓋辛勞一日。此實爲廿四鐘間最快樂之時也。辟克威尤笑容可掬。時時從破眼鏡中四視室中。陳設思欲加以贊美之辭。忽曰。令格兒何往。瓦德聞語。週視室中。則曰果然。卽萊雪亦未至。因按鈴呼胖童入。問曰。汝見金格兒先生否。童搖首曰不知。然則汝知瓦德姑娘何往。童又搖首曰不知。瓦德曰。此誠可怪。夜間尙復何往。唯泰伯汶獨掩袖笑。蓋知一人必在花陰之裏談論己事。金格兒誠妙人哉。瓦德又曰。吾儕可自進餐。勢必待溫克爾曰。主人言當卽吾宴客。亦不喜待人。瓦德曰。然則卽請就

餐侍者捧巨盆進中盛牛胙熱氣蒸騰香味四溢瓦德取刃先割一瓣進辟克威依次將及泰伯汝諸人忽聞厨下喧嚷陡起甬道之上步履雜沓辟克威大駭疑爲失火瓦德亦停刀勿奏迴視門次則已有一羣女侍衝門而進其中一人尤喘息氣逆面色驚悸不寧而又似自矜其功者聾嫗立曰靄萊靄萊曰主母彼等遁矣此語出中泰伯汝耳鼓乃如焦雷立墮其刀匕愛萊理姊妹僉曰誰遁者瓦德曰遁者誰靄萊曰吾親見金格兒與萊雪姑娘在萊司旅館門次上驛車遁矣泰伯汝此時已自忘形直躍起曰畜類彼詐吾十鎊乃作川賈耶辟克威汝助我我必追之追萊雪返辟克威駭曰嗟乎上帝泰伯汝癩矣奈何泰伯汝曰否吾必追此無信之人瓦德亦曰趣駕車吾必不容其遁言時卽有一侍者應聲退出預備馬車瓦德曰彼狡童乃敢欺我鳩荷鳩荷童聞聲立入猶不知其主人怒已則木然曰主人何命瓦德大怒力蹴以足曰狗汝必得彼

惡人重賂。乃敢捏造醜事。離間吾友。言次又起一足。辟克威駭極。力抱其骸。斷續言曰。瓦德。汝勿。泰伯。汝則頽坐痴視。不審所云。蘇格拉諸人。則力掖鳩荷出室。不令爲瓦德所毆。瓦德猶怒呼曰。辟克威。趣釋我。我必蹴殺此畜。溫克爾。汝奈何不讓我行。言時身左右扭轉。乃如陀羅。當時室中擾亂。攪成一片。聾媼則已駭怒暈去。愛茉理姊妹爭推其身。而呼祖母。旣而侍者入白。馬車已備。衆又呼曰。勿勿。勿讓瓦德行。彼已怒極。將殺人矣。辟克威曰。吾當伴瓦德同行。瓦德聞語。立握其手曰。辟克威。汝誠我良友。愛茉理。汝取絨巾。爲辟克威先生圍其領。勿令受風。惹惹。汝留意祖母。嗟乎。老人已怒極暈矣。且言且奔出室。辟克威奮力從之。三分鐘後。二人已上車。馬轡一縱。馬乃立奔。路旣崎嶇。車前後顛躍。乃如海浪中小舟。不數刻鐘。已抵萊司旅館。瓦德一躍下。大呼曰。前一驛車。去幾何時。則有一人推門出應曰。可三刻鐘。瓦德曰。然則趣駕四馬驛車。速。勿令

前車去遠。此語出。衆乃立亂。但聞輪聲馬蹄聲。與驛人邪許之聲。震耳鼓幾聲。瓦德頓足曰。速。速。今夜此車。尙能駕出否。衆應曰。先生勿急。一刹那駕矣。已而馬備。辟克威一躍上。瓦德亦上。御者則跨身馬背。以脚釘刺馬腹。馬負痛立奔。瓦德呼曰。速。速。十五分鐘。須抵前驛。每人一奇尼。御者噉然應。而馬蹄蹴石。答答作響。車箱震盪。肺葉亦爲之動。可二三里。二人均無言。但聞御者策馬聲。馬蹄鐵熱火星。四迸騰蹕。而奔如駕雲霧。辟克威身搖有如鐘。左右觸車箱。盡成青腫。然猶竭力自忍。言曰。馬迅哉。吾意必可追及。瓦德曰。但望如是。辟克威曰。夜色殊佳。瓦德不答。但頓足以促御者加鞭。鞭獵獵着馬背。如破竹。而瓦德猶以爲緩。辟克威此時。心殊戚戚。唯恐車覆。乃深悔其來之孟浪。旣而忽聞御者呼曰。止。止。瓦德聞聲。則亦呼曰。止。止。言時。全身皆探出窗外。似有所矚。辟克威不審何故。則亦呼曰。止。止。止字一出。車乃立停。辟克威受顛幾仆。失聲呼曰。

噫。此何爲耶。瓦德曰。此間有村舍。可一訊消息。言次。逕自下車。御者亦下。以馬策搗門。聲急。乃如驟雨。久之。始有一老人。披寢衣。自門隙探其首。問曰。誰耶。瓦德曰。汝曾見前一次驛車。過去可幾何時。其人曰。不能憶矣。似久。又似未久。瓦德頓足曰。是則等於不言耳。辟克威曰。殆一句鐘前否。老人曰。似之。御者曰。得毋兩點鐘歟。老人曰。或者如此。瓦德怒曰。此死人耳。不必問。句追句。於是復上車。又奔時。老人尙探首門次。冷笑言曰。死人耶。汝果與我一奇尼者。我亦不死矣。言次。復覲唇而笑。闔門自入。其時殘月已下山背。濃雲吹雨。蔽天有若片席。時有雨點。巨如胡桃。打入車箱。其聲嗒然而滯。似告人以大雨將至者。狂風撲面。樹枝皆起鬼嘯。令人毛骨竦然。辟克威略裹其大衣。令緊。縮首於絨巾中。不知何時。竟自入睡。及爲馬嘶聲驚醒。則車已抵驛站。瓦德方頓足高呼。駕車。蓋已出丁雷谷地界。須易車矣。驛中御者。正作好夢。瓦德一一蹴之。令醒。復登車。

上道。辟克威此時。意氣喪沮。頗欲中止。而瓦德則猶切齒恨怒。必追及二人而後可。然前驛猶在十五里外。風猛如虎。時張其嚴威。阻車進行。驟雨撲窗。有利矢。車座盡濕。馬又瘡。行乃屢蹶。一點鐘後。始抵第三站。瓦德忽見百碼之外。亦有一車。鹿鹿冒雨而奔。瓦德大呼曰。前車非耶。趣追之。每人二奇尼。御者聞得錢。則氣立壯。馬亦似聞金錢而樂。以爲可多得。芻豆與水也。奮蹄騰蹕。行乃倍疾。而車顛亦愈甚。辟克威抱頭喘息。唯恐爲車窻所觸。而大衣已爲雨所溼。淋漓如落水之鷄。瓦德則猶探首窻外。竭力揮斥御者。時距前車已漸近。但見兩旁樹舍。瞥眼向車窻飛過。磨旋有如颶風。而前車亦覺緊策其馬。瓦德呼曰。見彼狗彘矣。御者曰。果也。一男而一女。瓦德曰。趣追。毋令遁。言次。忽縮其首入車。蓋車輪濺泥。飛蘸瓦德之面。故不期失驚。時二車幾竝。但見金格兒亦探身車外。趣其御者。遍身皆濺泥污。瓦德怒極。涎沫噴其唇際如霧。但爲毒詈。金格

兒則報之以笑。意殊輕薄。金格兒馬迅。轉瞬間。二車又相離丈許。辟克威已慮不能聲。瓦德則猶狂喊。力竭聲嘶。忽車輪一蹶。似與一物相撞。但聞崩然一聲。輪斷車碎矣。辟克威愕然似暈。但聞馬嘶之聲。雜以人囂。又聞車窻碎裂。玻璃之聲。朗然。辟克威驚魂少定。自大衣中伸其首。則眼鏡已完全震碎。面前景物一一幻爲冰紋。瓦德餘怒未息。冠裂衣碎。兀立碎車之旁。尙抗聲以斥御者。金格兒見後車碎覆。則亦於百碼之外停車。勿行。呼曰。老友受傷否。二君年事已多。分量亦非輕。此後願毋冒險。令妹萊雪寄語問泰伯汝近佳。言次大笑。但聞一陣輪聲。車已向雨中疾馳而去。辟克威見金格兒輕薄之態。則愈怒。握拳言曰。後此再遇我者。則句瓦德曰已矣。吾人在此空談。彼等早向教堂結婚矣。辟克威無奈。但能以大衣之領裹其怒氣。使勿宣洩。瓦德向御者曰。前站離此尙有幾里。御者曰。六里。辟克威曰。然則奈何。瓦德曰。此則但能以步往耳。因令御

者管此碎車。時天色已漸平明。曙光作灰色。雨點猶滴瀝不止。辟克威裹其大衣。以首埋入絨巾之中。遂從瓦德而行。

第十章

今吾書所記。蓋爲十七世紀之旅舍。當公車盛時。此種逆旅。亦殊繁盛。今則已爲文明之潮流所卷。無復見於倫敦。唯二三小鎮。間有存在。如勝朝遺老。寄跡於荒僻之間。沒焉無聞。回憶當年盛概。恍如一夢。而其間寄宿之人。尤多傭販。其屋建以杉木。廂樓至廣。通以長廊。扶梯甬道。皆數百年前之古蹟。黝然無澤。室既低窄。日光不足。乃起陰霾。足供數百部神怪小說之資料。其在意登鎮者。曰白鹿。古蹟尤多。廣庭之中。方有一人。碌碌拭履。其時爲五月二十一日之清晨。亦卽金格兒挾萊雪私遁之第二日也。其人年事在三十以外。衣條子布坎肩。袖作黑色。垢而有光。綴以藍玻璃鈕。皆缺碎不圓。草帽以白芨編成。顧已轉

黃而黑。紅巾綴其領際。其人拭履。愈力。則巾搖動。亦愈甚。大似羚羊。領下之鬚。長橈之上。則列以革履兩行。其一已淨。一則尙垢而未拭。每以履加入已淨列中。則其人必側首。左右端相。再四叉手。腰際而後。現爲微笑。若自旌其能者。庭院之中。旅客不多。故殊清寂。不聞囂聲。笨車五六輛。則歇於長廊之下。積貨之高。幾與樓齊。其旁有板扉一道。時有馬嘶及蹄鐵蹴地之聲。度入耳際。似告人以馬廐在此。屋中樓凡三層。圍其庭院作方圈。皆有長廊。可以互通。短闌。綵作綠色。粗笨乃如樹幹。絕不雕琢。闌上懸銅鈴一排。以爲呼人之用。已而鈴聲忽動。一女侍出現於二層樓上。呼曰。洒姆。洒姆者。卽此拭履之人。聞語則昂首問奚事。女侍曰。二十二號需履。已拭竣否。洒姆曰。少俟竣矣。女侍曰。客催促已數次。奚事遲遲。洒姆聞語。仍自拭履。口中言曰。此間待拭之履。且十一雙有半。此半雙。蓋爲木足之客。需索尤急。廿二號奚能爭占其先。煩汝告客。拭畢此半

雙後。卽拭客履矣。言次手足俱動。力拭其履。旣而鈴聲又動。逆族主婦自出。倚闌呼曰。洒姆。洒姆。方拭履。未聞呼聲。主婦又曰。洒姆。若輩耶。洒姆始昂首曰。主母何語。主婦曰。此爲十七號履。拭已。送五號特別室。言次卽以女鞋一對。擲與洒姆。洒姆以白粉畫其底曰。十七號。送五號特別室。因曰。客以昨日來耶。主婦曰。否。今晨以馬車來。尙有一少年先生與俱。卽住二十二號者。洒姆曰。客以馬車來耶。然則何弗早言。吾趣拭履務淨。且澤必得三辨士之獎金。言次立自羣履中。擇廿二號履出。又曰。客以馬車來。何泥濘乃滿足。面卽女履亦然。已而兩履皆拭已。捧之。遂入特別室。此室已古。陳設皆舊。長案之端。則有二人並坐朝餐。此二人。讀者固知爲金格兒與萊雪矣。洒姆競競然以履分置二人足旁。退步欲出。金格兒呼曰。鞋子。洒姆知爲呼已。則立止。垂手應曰。諾。金格兒曰。汝知此間亦有律師公會否。洒姆曰。有之。卽在保羅教堂之次。門作圓穹之形。有兩

侍者鵠立。專賣證書。金格兒曰。何證者。洒姆曰。結婚證書耳。此二人皆白裙玄衣。如殯尸之人。有人過此穹門時。彼必以手加冠言曰。先生需證書否。嗟乎。此一語者。言之實令吾心海。曩者。吾母歿時。曾遺四百鎊之巨產。吾父因往律師公會。將取遺囑。適過穹門之次。侍者忽以手加冠曰。先生需證書否。時吾父方默念此四百鎊。將來當作如何用度。聞語則愕然曰。汝何云。其人曰。結婚證書耳。吾父自吾母死後。哀毀逾恆。初未念及此事。至是遽爾憶及。則曰。結婚書耶。其人曰。然。吾意先生當需此。吾父曰。吾年老矣。且身軀肥重。恐未易得偶。其人曰。先生瘦也。上禮拜一。曾有人來此結婚。其人之巨。直逾先生一倍。以彼視此。先生直孩提耳。吾父聞語。意乃立決。而其終身之困苦。亦卽以是而始。而此四百鎊之巨金。亦遂爲吾後母化費盡淨。金格兒曰。足矣。汝出。洒姆見貴客。憎己亦自覺其言過冗。乃曰。先生見恕。蓋吾念及舊事。輒如新車之輪。澤以脂膏。乃

不期而溜言次見客無語遂退去。金格兒視壁上時計曰。已九句半鐘矣。是宜即往萊雪時正。曦一鷄子。即以黃污之。唇吻金格兒頸曰。吾之愛人。汝何往者。金格兒曰。吾親愛之仙女。吾往取證書耳。明日此時。汝爲吾之人矣。萊雪大頰。鷄皮之面。漸漸紅暈。羞澀言曰。吾愛。今日不可結婚耶。金格兒曰。此尙須知會教堂牧師。今日恐無如是之速。萊雪曰。吾心殊懸懸。唯恐阿兄之至。又曰。金格兒。汝去宜即歸。勿又離我。言時作嬌態。金格兒曰。嗟乎。吾親愛之人。吾如何能離汝者。言次復躍。其長股至萊雪之前。擗其吻。向萊雪粉頰之上。打一油印。乃始搖擺而出。萊雪捧心言曰。可愛哉。金格兒誠美少年也。金格兒行出甬道。亦自言曰。可憐者老處女。汝錢囊入吾手矣。金格兒出門未久。遂又有三客踵白鹿旅館之門。兩胖而一瘦。目灼灼四顧。似有所覓。時酒姆方刷一漆皮之鞋。瘦人乃前問曰。朋友近佳。酒姆心念是人。必來刺取消息。否則決無如是親密。然

不與我一辨。士者則吾吻亦不能啟。則點首曰佳。瘦人又曰。此間旅客多否。酒姆曰。不多。然亦不少。言時偷顧此瘦人。則其瘦直如人腊。面黑而削。兩目小而。有光。厥狀大似偷油之鼠。衣亦黑色。革鞋似經刷洗。澤而有光。表鍊製以黃金。壓胸際甚重。圖章纍纍然。黑羊皮之手衣。則握之手中。言時。時伸其手以入衣。後若演說者然。二胖人則皆矮小。狀如酒甕。一人戴眼鏡。玻璃已碎。但餘其框。兩目乃黝然。而黑猶於破框之中。視人其一則氣咻咻然。喘似吳牛。瘦人又曰。此間生意何如。酒姆冷然曰。尙佳。不致破產。然亦不能致富。言次。仍手一履。左右作鴨。視瘦人曰。汝口誠利。酒姆曰。吾長兄亦有此病。吾每夜與之同榻。或者傳染亦未可知。瘦人無語。自嗅其鼻煙。回顧二胖人。若有所商榷。破眼鏡者遂向酒姆曰。朋友。吾問汝一事。汝能見答。與汝半奇尼。瘦人聞語。則不悅曰。先生。汝事既託律師。卽當授以特權。不能干涉。吳牛曰。辟克威。讓此先生言。酒姆曰。

公等毋爭果與我半奇尼者。當無不言。律師曰。然則吾當問汝。此間共有幾客。酒姆者。初不審客名。但以履式爲其人名之。簿記則曰。六號爲木足履半雙。十三號爲長統靴一雙。一號爲革履一雙。酒排間爲漆皮鞋一雙。咖啡室中有高底皮鞋五雙。瘦人不俟語畢。立曰。止。孰問汝以履之統計。酒姆曰。噫。吾忘之矣。尙有惠靈吞革履及女鞋一雙在五號室中。瓦德亟屨言曰。女鞋何式。曰。似爲村間之式。曰。製似何肆。酒姆昂其首曰。不能憶矣。旣而曰。似爲白勞。蓋在麥克登者。瓦德大呼曰。是矣。嗟乎上帝。竟於此間得之。朋友趣引我見此女鞋之主人。與汝一奇尼律師因從袋中出一金圓拈之。手中曰。引吾人往。則此物屬汝。酒姆者自有生以來。初未一見黃金之色。則立展其笑容。猶恐爲夢。力擲其漆皮之鞋於地。聞有聲。嗒然知爲實境。乃大樂立引瓦德諸人而行。登樓過甬道。至五號門次。酒姆乃伸其手。瘦人卽以一金圓納之掌中。時瓦德已不能耐力。

推門而進。萊雪初不料其兄之至。則失聲大喊。如遇巨魯。金格兒亦適自門外至。見此不速之客。則立塞證書入諸袋中。返身欲行。瓦德一躍而前。捉其領曰。狗律師曰。先生留意。公然侮辱。須負賠償。瓦德不顧。仍呼曰。汝乃何膽。敢誘良家律師亦曰。誠哉。此在法律實犯徒刑。金格兒力自瓦德手中掙出。指瘦人罵曰。汝何物。乃亦敢來無禮。瓦德曰。此爲我律師潘克。汝又奈何。潘克先生。汝必爲我提起訴訟。律師曰。此何待言。否則曠吾職。廢吾業矣。瓦德又曰。萊雪。汝已如許年齡。何乃一無知識。竟與無賴同逃。來從我歸。馬車帳單。趣取來。酒姆時方於門外偷窺。聞聲立進。曰。諾。金格兒遽蹴以足。曰。狗洒姆負痛。應聲立遁。金格兒又泫然曰。汝儕來何意。女士年齡已二十有一。應有自由權。孰敢梗之。瓦德曰。四十一且不止矣。尙廿一耶。在理。萊雪早宜量厥。顧爲怒氣所勝。乃轉不覺。至是呼曰。誰謂吾年四十一耶。瓦德曰。然汝今年非已五十歲耶。此語出萊